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六十三回 三義士虎腹藏兵 一將軍龍頭殺賊

前回說滁州反了三個姓馬的賊，要知道燕朝說是賊，就是建文的忠臣義士了。當日王師及燕兵戰於小河，敗績，總兵何福因糧絕遁走，日後仍降於燕，其參將馬溥，陷陣而死。這三個姓馬的，都是馬溥的兒子。長名維騏，為九江守備。使的兵器，名曰雙槍鐵棍，一器兩用，用槍則是件火器，藥線一根，貫通兩竅，點著火，先後齊發，莫可遮攔。其桿子是鑲鐵打成，在馬上亦可用以擊刺，是他自己聰明所造，古來沒有的。聞知父親殉難，棄官而歸。次名維騶，是個孝廉，智略過人，兼通兵法。少者名維駒，膽粗性莽，大有膂力，慣用雙鞭，人呼為馬鐵鞭。原係北籍，僑居滁州之城南。相近有龍蟠山，山有龍蟠寺，寺有一少林僧，法名無戒。其俗姓楊名本，曾為李景隆部將，用一根渾鐵棒，重四十九斤，號為楊鐵棒。每自引孤軍獨戰，深為景隆忌嫉，志不得遂。國亡後，削髮為僧，恐人猜知名姓，就棄去鐵棒，用了兩根熟銅棒槌，曾打裂猛虎的腦袋，人呼他為賽伏虎禪師。與馬家弟兄意氣相合，真個是斬頭瀝血的朋友。又鄰居有兩個獵戶，一名干大，因他煉成手指，其硬如鐵，力能搗破瓦壁，叫做鐵鉗子。其弟干二，曾徒手搏死一狼，叫做殺狼手。也是肯替人出死力的。馬家弟兄常與他們謀欲起義，以母老中止。因循了數年，母已病亡，適景僉部兵下淮安，又聞進攻揚州，弟兄們死義之心，勃然而發。維駒要殺入州城，砍了賊官的頭顱，去獻城池。維騏要在城外起了義兵，前迎王師。維騶道：「官衙是稠密之所，城門是嚴禁之地，怎麼殺得進去，又殺得出來？城外起兵，雖然容易，但前途州縣，豈無阻礙？大哥三弟之說，均非善策。」正在商量，忽報干家哥兒兩個，打了一隻斑斕大虎，抬進來了。維騶喜道：「妙，妙。有計了。如此如此，豈不好麼？」維騏大喜，令請了無戒和尚到來。無戒見了死虎，笑著說道：「這個虎打得圓圖，不像我把虎頭打得粉碎，剝下的皮，就不中用。」維騶令人一面開剝死虎，一面擺上酒菜，勸了幾杯，向著無戒及鐵鉗子道：「我弟兄心事，列位稔知，只今要在這個死虎身上做將出來，大家博個義士名色，何如？」鐵鉗子道：「正是，這幾時不見說起，我只道歇了。要做便做，那怕砍了頭。」無戒道：「我常時勸你們做，只覺得畏首畏尾，而今怎麼在死虎身上做起。」維騶道：「不須說得，一看便知。」

就立起來，都請到後面，見虎已剝完，維騶令取三弟鐵鞭兩根，及大砍刀兩把，藏在虎腹之內，四週圍以綿絮塞得緊緊的，然後用粗麻線縫合，前頭打個活扣，後面露出線頭，扣一大結。又砍四根大竹子，照著虎足長短，放在四蹄之內，細針密線的縫了。腦蓋內，卻用糠粃塞滿，彎彎的縫將起來，竟是一個整虎。維騶道：「且試試兒。」將虎前膺活扣解去，探手在虎尾之下，挽住繩結，用力一扯，虎腹中兵器盡皆脫下。無戒道：「善哉善哉。這是個獻死虎，殺活虎之妙計。但解活扣略有礙眼，莫若干線頭上，用竹釘插住，臨期撥去為便。」眾人都道更妙，於是依了無戒的話，仍舊將來縫合了。維騶道：「還有商酌。恐城門一關，砍不出來。」維駒道：「二哥太細了，膽大將軍做，那裡算到萬全。」鐵鉗子道：「前日西門守兵，因州官夜間從城外赴宴回來，叫門不應，打了三十大棍，恨如切齒，只要說聲，他還要快活殺哩。」維騶道：「這個湊巧，待我去拿兩把銀子給他調理，就守在城門上，等你們完了事出來好同走。」主意已定，便留無戒與干家弟兄兩人歇宿了。

剛及黎明，飽餐了一頓，又選兩個膽壯的僕從，同干獵戶抬了死虎，馬維騏等充作里正，一逕入城去獻知州。無戒和尚同了幾個心腹人，在衙門外接應。到得州街，正值知州譚名胡剝皮才坐早堂，把大門的見抬個虎來，便道：「兩日報說老虎吃人，官府正要差拿獵戶，你們打了來獻，還好。」鐵鉗子就煩他進去通稟了。等到知州發放完了公事，方傳令抬進，直到簷下。前邊兩個各拿了抬虎的杠子，卸身向側邊躲去，只四個人一前一後，夾虎而跪。知州看了看虎，喝道：「我老爺聞得山裡老虎甚多，怎麼只拿著一個來獻？」維騏拔去虛膺前竹釘，厲聲應道：「如今拿你，就算第二個。」鐵鉗子早已扯裂虎腹，震地一聲，軍器脫下。各人搶了一件，逕奔暖閣。知州向後亟走，不期暖閣門後，被這兩個拿杠子的頂住。回轉身來，劈頭迎著維駒鐵鞭，腦漿迸裂，撲的倒在地下。衙役多有認得是龍蟠寺馬鐵鞭，誰敢向前來問。無戒在大門下，舞起銅棒槌，與兩三個好漢，又打將進來，州堂上躲得沒個人影兒。維騏恐內衙接應，招呼弟兄們如飛奔出，逕向西關。

維騶接著，大伙兒回到家下。維騏道：「如今怎樣計較？」無戒道：「學著梁山泊好漢，放火燒房，辦著走路。」維駒道：「家眷放在哪裡？」維騶道：「衛軍頃刻來追，不可遲延片刻。我今領著家口，坐轎驟車，頭裡先走。哥哥的雙槍鐵棍，今日才顯其長，現放著四五十柄，家下二十餘人，久已煉熟，每人各持二柄，火一發時，便是八十桿排槍，恁樣銅頭鐵額，抵當得住？我家後門山溝窄狹，自然是步兵來圍，三弟與無戒師砍殺出去，這裡大哥預先排著槍手，看馬軍擁到前門，驟然一開，火器齊發，必然驚亂，隨亦奔出後門，接應三弟，逼他敗兵自相踐踏，就便掣身而走。我在二十里以外等候。衣飾各項，收拾不及，棄之罷了。」眾人大服維騶計策，就催家口上車，維騶領著先去。

沒一個時辰，都指揮等統率一百馬軍，五百步兵，飛趕到龍蟠山下，圍住了馬家前後門。正要打人，只見兩扇大門，霍然扯開，內裡十個槍手，一放什槍，閃過去時，後頭十槍又發，驚得人潰馬逸。那後門的步兵，擠在七高八低的山溝裡，站立尚未得穩，卻有無戒、維駒二人，先藏著山腰樹林內率領十多個壯士，從背後橫殺將來，正如筆管內燒蠟一一逼立直，無從可躲。那兩柄槌如黃虯出水，兩條鞭如黑蟒翻空，打得這些才學拿兵器的屯卒，如群獸遭了圍獵，亂攏逃生。有大半在平坡的，被敗兵逼來，返奔向前門去。正是馬兵中槍之候，兩邊擁擠上來，越發驚慌無措。二人乘勢殺去，紛紛滾滾，人馬皆倒。

那時維騏亦從後門抄向前來助陣，殺得衛軍星落雲散，方打起胡哨，同著三弟與無戒，並干家哥兒等眾，回身向東大路而走，趕著了家口車輛。維騶忙問：「沒有傷的麼？」無戒道：「傷了還好？」維騏道：「今夜無處歇宿了。」維騶道：「我聞得路上傳說，王師要上河南會兵攻打開封府，我們連夜迎去，還恐遲了，怎顧得歇宿。」於是一行人馬，從黑影子裡躡行前去。暫且按下。

卻說景僉都自得了高軍師將令，領著本部人馬，並帶了緙燕兒，旁略江北地面，儀真、六合望風納款，唯天長閉城不納。僉都取筆寫出數句云：

本都御史兵出沂州，席捲淮揚、燕軍虎狼三十萬，頓化泥沙。何物縣令，敢於閉關抗拒王師耶？向奉帝師令旨，不忍斯民塗炭，暫且緩攻二日。著更不知順道，打破城池，誅殺罔赦。

令人照書十餘紙，拴在箭頭，四面射進。城中士庶久知淮揚盡失，又聞得滁州起義，遂劫了縣令，開門迎降。忽探馬飛報滁州義兵到了，僉都隨命盧龍往前察看。

有頃，盧龍領著四個人，兩個將弁結束，皆相貌猙獰，目光如炬，一書生奇偉白晰，一黑瘦筋骨和尚，來到營門。盧龍先已通知姓名，並倡議緣由，引之進見。維騏前跪，僉都自起扶之，延入帳內，再三謙遜，側坐於下。維騶道：「小兄弟三人，今日方遂素志，又得托身麾下，實先人之幸。」僉都道：「久聞淮南三馬，可謂一日千里。」又問無戒：「爾係方外，何以拔刀相助？」應道：「皇帝現著緇衣，我輩安得不為出力！」

金都大喜。維騏撫膺太息，說：「建文聖主當陽，賢者在位，四海蒙休。近來豺狼滿目，人民側足，來審幾時復辟，得睹太平氣象。」彭岑應道：「此帝師之所以救民於水火也。」維駒遂立起厲聲道：「王師當何所向，小將願以死當前。」僉都唯唯，向維騶道：「淮西廬郡，為古來重鎮，孫權築成儒須塢，魏兵不能南下。若不乘勢進取，彼返得以憑恃，非我之利。我欲聲言進兵淮北，與河南會合，使之不備，卻潛師以襲之，何如？」

維騶應道：「此勝算也，今端陽在邇，淝水龍舟，每年會於東關外餘廟之前，文武官弁多憑舟觀賞。鎮守都督火真，舊係燕王宿將，有萬夫不敵之勇，若得一刺客殺之，便可了當。那些文官，皆口占嘩書生，有何能為？」僉都道：「可謂簡捷。但彼在舟中，焉能殺於十步之內？莫若棹一龍舟，到他大船之旁，則如揮囊取物耳。」維騏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先父同時戰死來垣之弟宋

均，是個監生，家下多有善棹龍舟水手，小將親去說他，誼屬同仇，決可成功。待我三日不回，元帥即便發兵。事不宜遲。」

僉都大喜，乃命綽燕兒授以密計，同維驥先行。次命無戒扮作行腳僧，潛住城中，聽號炮聲，即斬關放進大兵。又命維駒、牛馬辛、鵬等，去到餘廟前接應綽燕兒，殺散岸上人眾，及彼來救護之兵，得便即搶城門。又命趙義領炮手十人，抄向郡西，望城東有自己旗號豎起，即逼城隅施放號炮。然後令馬維驥率領二千人馬北行，揚言進取朱仙鎮，屯淮河南岸，候示進止。分撥已定。黃昏時分，又密授彭岑。盧龍軍令，點起一千勇士，馬摘駕鈴，人披軟甲，一半挾火槍，一半跨利刃，只帶一餐糗糧，僉都親自率領，前往小峴山埋伏，去襲廬州府。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拔寨起身。

時建文十六年五月四日之夜，龍舟已競戲三日矣。唯端午這日，二十四隻雙龍舟皆會於淝水合流之處，各官員及紳士的船，鱗鱗次次。總集在餘闕廟左右。兩岸上看的，若老若幼，若男若女，不可以數。時張鵬等三人擠在人叢裡，看龍舟來往，皆分五色，每舟各插小彩旗三十六面，大旗一柄在後為纛，龍頭上有大人抱小童扮作符官，手執令字旗招展，也有就是大漢子執旗的。遙見綽燕兒在一白龍舟頂上跨著，手執的紅鑲白綾令字小旗，左看右看的搖動。各龍舟皆有二十四個水手，劃腳起來，真如無數蚊龍，爭鬥於旋渦激浪之內，楚地之勝觀也。有詩為證：

淚羅千古投角黍，吳楚流傳若兒戲。彩旗萬片卷晴霞，金鼓聲中人半醉。

只言魚腹弔冤魂，誰道龍頭生殺氣。血光頃刻射空波，三閭一笑大快事。

凡坐著大船看龍舟頑耍，多有豪爽的，備著好酒百瓶，內不過盞許，活鵝活鴨各數十隻，賞給龍舟，多投向水中。各船水手，便行爭搶，一齊棹起，翻波跳浪而來，迴翔轉折，比旋風還快。趕得那些鵝鴨，只在湍流中亂滾，雖是活東西，用力要逃性命，倒容易拿獲。只這酒瓶，是件死物，趁著波走，浪頭一高，已不見影兒，浪頭落下，只露得小半個，又瓷器經水德滑，再也捉拿不住。有兩三個瓶兒打在火都督船邊，十來個龍舟直掉到那裡，綽燕兒坐的恰在前頭，見這個都督，打著一柄深沿黃羅傘，正在船頭虎皮交椅上坐著，燕兒見他船棧邊鐵鏈桁著一個大鐵錨，直落在水面上，乘著龍舟逼近時，就一手抓住鏈子，聳身一躡，恰好跳在交椅左側。幾個健丁還是賣解，才吆喝時，早被綽燕兒連交椅砍翻，血光噴起，直濺人面。

說時遲，做時快，岸上馬維駒掣出雙鞭，牛馬辛驛、張鵬等，掣出雙斧、雙刀，一齊殺起。燕兒已躍上船頂，搶了根本篙，其端有鐵鉤及刃，如火撓樣式的，名曰挽手，望著定船的樁兒鉤定，飛身在岸上。回看各船的人，皆躲入艙內，岸上的人擁塞定了，奔走不迭。一時勢如山倒，墮河及踐死者無數。

燕兒招呼道：「百姓莫殺他，我們去幹正事。」隨向北先走，牛馬辛等一齊跟著，到株大白楊樹下，說：「我早看個路數在此。」把挽手靠在村旁邊，燕兒一溜而上。那樹向東挺出一條粗幹，幹頭分個小叉，劈對城堵，不過四五尺遠。他就掣起木篙，把鉤兒搭在脾脫之中，這邊安在丫叉之上，解根帶子拴，用手攀定樹枝，先站在篙上試試。他是走過廣西一指細的仙橋，這篙兒粗有數倍，不消說如履平地，只兩步跨過去了，早見無戒和尚已在那邊走來，向城上一望，說：「塵頭起處，不是俺大軍到了？」就在抽內取出旗號，抽過大篙，紮在梢上，豎立堵口。二人飛奔東關。聽得號炮震天而起，城內城外都驚得魂喪魄滅。有幾個守門軍士，因各官員未曾進來，不敢閉門，剛在那裡探望，被無戒大喝一聲，飛起銅錘盡行打死。張鵬、牛馬辛、馬維駒三人，看燕兒才上城頭，便飛步搶至東關，與無戒合作一處，占住城門。

不移時，僉都軍馬已到，只帶二百名進城，餘八百名，令維駒、牛馬辛、張鵬、彭岑四將，各令二百，在四關外捉拿逃走官員。反閉了城門，令自己軍士分頭嚴守，以防賊人竊入。

然後到府堂坐定，收取庫帑冊籍，一面出示諭弔伐之意，以安百姓。有一千總及典史，面縛叩降，金都問：「汝二人何個出看龍舟？」齊稟道：「快活事情，原是大僚做的，我等麼麼微員，只有看守城池，那敢學他。」又問：「文武官弁，那個清正，那個貪惡？」典史稟道：「太守張得，為建文皇帝黜逐，後來永樂起用的，知縣陳永則，是陳瑄的灶養小廝，通判田納海，係番人之子，冒姓田氏。均屬弄官，自有公論。」千總稟道：「都督火真，適聞已經伏誅，其參將游擊守備，皆係平人，不能為善為惡的。」僉都道：「汝二人言語，不直不隱，足見居心。」問典史，名金莊，即署為合肥知縣。千總名王弼，即署為滁州守將。不消說是意外之喜，叩謝而去。

剛晚時，牛馬辛獲了陳永則，彭岑捉了田納海，馬維駒。張鵬殺了張得，並幾個武弁，各獻首級。僉都訊問田納海，娶娼婦為妻，招盜賊為僕，詐害富戶，焚贓萬金，又性惡讀書人，曾取一庠生所做文字，投諸廁以辱之。景僉都大怒，令以四條繩索縛其手足、兩大拇指，首昂腳低，向天弔於庭下。令將豬犬牛羊等糞，捏作小丸，扶開其口，以馬溺灌下。日每三次，五日而斃，棄之糞窖。陳永則罪止貪婪，髡為城旦。即發令箭，提回北去軍馬。署馬維驥為廬郡太守，宋均為滁州知州，馬維駒為本郡城守副將，維駒為先鋒使，無戒和尚為五營教習槍棒大師。具表奏聞實授，並捷報於兩軍師，不在話下。且演下回。